

张叹风 著

大学女人

一幅中国高校大院的生活画卷，一部揭示大学教师、学生之间权与利、爱与欲、耻与辱种种观念情结的长篇小说力作。



煌出版社

大学女人

张叹凤 著

敦煌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大学女人》是著名作家张叹凤继皮皮的《比如女人》、铁凝的《大浴女》之后精心创作的又一部“女人”力作。该书以大学校园中的中青年知识男女为中心，以他们的情爱、婚恋、家庭为主线，从经济、政治、文化、人事、伦理、道德等多个侧面来反应了大学女人们的困惑与追求。使这个神秘王国中发生的令人心旌荡漾的多彩故事展露眼前。

该书故事如下——

大学教师张干劲正在讲课，美丽、丰腴的哲学女教师、有夫之妇翟燕来叫他去捉他老婆物理系教师肖丽的奸……

张干劲傻愣愣望着胸脯起伏的翟燕，不知所措，翟燕说：“张干劲，你疯了，你想吃奶么？”……

张干劲每天早晨都和翟燕倒痰盂时相遇，为防止撞上她那突兀的乳峰的尴尬，张干劲特意让她先过通道；但心里却想象着翟燕胸口那对活兔握在手的感觉……

为了给上幼儿园的女儿交上集资款，老公背着肖丽跟古饶钢借了一千元钱，肖丽获知后，竟气得跳了起来……

学校扣发了张干劲四个月的奖金，为此，他跟领导大吵一架，为了钱，他在女生费星的鼓动下，做了一名卖酒的兼职打工仔……

费星与张干劲在卖假酒的时候被请进了城管所，肖丽得

知后，火速赶到城管所并打电话急招往日恋人古饶钢来解围……

费星向姜跃要打工的工钱，可是分文没要到，只要到了还借钱作人流的那一点钱……

翟燕离婚后计划办厂的第一步失败了，这时，张干劲来了，她留住了他，张干劲终于把她那对兔子捉在了手中……

一群神情处于激愤中的男女被肖丽给挡开了，她像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丈夫……

费星拿来一万块，打发走了闹事的人们，她这钱是怎么来的……

昏暗的舞厅里，翟燕把一心喜欢的张干劲直推到板墙上，用胸口儿紧压着他，她口气吹面的馨香，像花。她轻声说：“同你老婆离，我嫁给你”……

费星是喜欢念书的，她天资不差，再一年，就毕业了，但是她放弃了，她偏偏放弃了……

肖丽爱上了向她学汉语的外籍教师，她要跟他结婚。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她胜诉了，她得到了女儿……

张干劲去了翟燕的厂子，被她请进了她的卧室，她的一句：“你爱我吗？”浇灭了他们升腾起来的烈焰……

张干劲去“红珊瑚”嫖妓，被公安逮了个正着，翟燕火速赶到派出所，替他交了罚款，回到厂里，她突然扬手给了他一耳光……

看到董小可，张干劲怀疑自己对翟燕的爱是否真实，因为他面对这个酷似费星的女人，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董小可其实就是费星，现在，她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费星的引荐下，张干劲认识了邵老板，他们联手挣大钱，就在为大堆的钱昏头时，翟燕给了他一条信息，就这救了他……

张干劲发了，可他又出事了，费星进了狱，他也难逃此劫，翟燕把他的钱捐了，他也被检察院请了去……

张干劲表现好，又跟诈骗案无直接关系，终于被放出来了……

翟燕开车去接张干劲，没接到，又到旧舍，终于找到了他。张干劲想着晚上怎么耕耘她这片丰腴的土地，翟丽喘息着说：“等什么晚上，现在就去……”

第一章

1

张干劲很沮丧，就像演戏演出破绽给人揭穿一样沮丧，虽然他还站在讲台上继续授课，但自己也感到声音变了味，变了质，像受了伤，更如乡村里的狗给烤红薯烫了舌头似的，一声声幽咽难为听。他觉得自己只差夹着尾巴逃跑了。

他不敢看台下的学生，仿佛那都是些侦探，他们可以看透他内心的隐秘和惶恐。他俯首注视讲义，注视自己的笔记，他希望学生都没有看到门边上那个女人，至少是对她视而不见，像现在的他一样。

但他知道这不可能的。他也不可能。

因为那个女人几乎都要站到教室里边来了。

她年轻面嫩，但镇定自若坚定不移仿佛是大义凛然的样子，又好像是慷慨赴难，她仿佛运筹帷幄的女杰，那逼视不让的眼神令张干劲不禁瑟缩和憎厌。

她一身上下仿佛都在表达和重复着一句话：“不许软弱！”

我不是软弱，我只是想上完这节课。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这是生命的忧患意识，是我国文学上的一种永恒的主题。即使贵为万方有国的魏丞相曹操，他也不能免却这无尽的惆怅与徘徊……

他讲义上是这样写的。他觉得他的字字正墨光、可称珠圆玉润，甚至是奇妙。奇妙到都不像他自己写的了。如果不是门口那个女人的存在和逼近，他想他已经照着自编讲义上的提示，侃侃而谈地讲起曹氏父子来了。但现在他不得不用手去抹擦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粒。汗居然是冷的。向着门口那一面的肩膀更是显得僵硬，像正在钙化，并随时要经得外来的打击似的。

“张干劲，张干劲……”不绝如缕的女人的声音，仿佛鱼鹰追食，扑腾着劲翅的猎鸟，动物园里那种火烈鸟。都像。张干劲感到自己魂魄无处可逃。

他发现佯装不见或继续讲课都已失去了意义。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像军训列队那样向右看齐，看着那个不速之客。他们交头接耳，脸上大多漾出几乎是幸福的笑意。沉闷枯燥的人生和难以捱过的时钟有了燃点和刺激，又是意外。他们的目光便紧随着在台上的老师与门口的女人之间来回扫视，推断着二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包括肉体方面。这是主要的内容。这是青春期最敏感的话题。

张干劲感觉自己被当场示众一般。他的脸火辣辣的发烧，像有无数只毛毛虫在上边爬行。

最后连他自己都成了一只毛毛虫。

“张干劲……”女人还在追逐。母鸡似的尖着嘴壳，不依不饶。

“啊？哦，你……你有什么事么？……”

他如梦醒来，夸张、做作、变形，声音仿佛是从发热的枪筒里射击出去，他自己都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发音了，他感到听觉有些重听。他有这个毛病。一紧张就犯。于是他像从高原上俯冲下来的一只鹭雕，转身冲下讲台，冲向门口，本来就不够整齐的头，更像纵欲过度一样显得首如飞蓬，如黑色闪电划过长空。

他要用贫脊的胸膛去撞击和堵塞那喷射的枪口。那朝着学问尊严的枪口。

但那不是枪，不是枪口，也不是洪水猛兽。那是少妇翟燕的胸脯。一座肉体的堡垒。柔软、坚强。仿佛战时中国妇女的化身。张干劲的英勇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是盲目。

在胸与胸撞击的刹那间他停下来，他没有料到她会纹丝不动，根本没有为他的暴力倾向震慑的意思。他立即醒悟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便是忽略了对方的一个教师，一个同校操戈的大学教师。就像对方也是一个沙场老将一样。他的战术太过幼稚了。这使他必须为之付出代价。他险些摔一跤，惯性的力要求他继续前进，但他不能，他幸好伸手撑住门框，化解力量，才把握住自己，才没有撞到那尊英勇的活体雕塑。他已听到哄笑从教室四面发生，群鸟扑动与腾起的那种哄笑……发生并蔓延。

“呵呵呵呵……”学生们都欢心鼓舞。他们像看一出喜剧。他们差不多完全忘了曹操的悲剧。曹操离他们太遥远。

他们前仰后合。男学生的口浩大空旷，像历史的空白。女学生的胸生机勃勃，像活兔欢蹦玉衾中。教室里弥漫着青春的气息。

青春的感人的气息。只不感染张干劲。

他垂头丧气，他像鹞鹰俯视爪下猎物一般，他目光定定地将翟燕的胸乳看着，他个子本不太高，但对身材堪称娇小玲珑而丰韵的翟燕，他就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看着她绿色线衫间V字裙口露出一片粉肉，以及一双两个圆球的斜坡面积。以及之间深深的沟壑。好像他张干劲从讲台上俯冲下来，就是为了检视翟燕的胸一样。他的神情专注得像个生物教师，甚至像个妇科医生。

“张干劲，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吃奶么？”最后一句差不多只有翟燕自己才能听到。

张干劲像是给弹簧打了一下似的，他再次如梦惊醒。他面红耳赤。他明白自己有多么蠢，做了什么样的蠢笨动作。他低声说：“翟燕，有什么事咱们下课再说好不好？你看，这么多的学生在看着……”声音的尾音显然已处于哀声。

“那有什么呢，不是先说好了的吗？……”翟燕的脸显得有些过于丰盈。像一轮皓月。冷酷的冬天的月。她的声音也十分冷静。仿佛她本是大理石雕成的。

张干劲感到胃抽痛，像受了寒气。阳春三月却受了冬天的寒气。他真想喝一口姜汤，那种子姜与红糖烧在一想的姜汤。他妈妈特别会做。他说：“可是……可是……”

翟燕口角微动，像是掠过一丝冷嘲，她细眉讥诮地跳一跳，她轻声说：“张干劲，你真是尽职啊，连你老婆也不管了……”

张干劲险些伸手去捂住翟燕那性感十分的嘴，他惊惶回首，像做贼时看有没人注意到他。幸好他看见学生有的虽还在留意着他们这边，有的却已注意力分散游移，以至各自交谈起来。大约门口距离稍远，他们听不见他俩说话的声音和交谈的内容而失望吧。年轻人的注意力总是容易转换的。但在这一回首间，他瞥见前排靠窗一对恋爱中的学生居然趁机亲热了一下。那男生在女生脸颊飞快地一吻。像春鸟啄食那么快的一吻。女生神色很是幸福。但她恰好目光撞见了老师的眼光。她便有些尴尬地推一推男生肩膀，提醒他注意。她肤色黝黑，眸光闪亮，像个渔村姑娘。画上那种造形。张干劲推测她是海南岛考上内地大学来的。他现在无心旁顾学生的纪律性。他现在需要守住的是自己的方寸。

“翟燕，你说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他请求他。确切地说是哀求。他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严重错误一样。老婆没有管好，学生也没有教好。这都给翟燕拿个正着。他无处可逃。

翟燕显然看到了刚才的一幕，她又是冷然一笑，她说：“你怕什么呢，你不觉得胆小怕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吗？”

胆小怕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好像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所有的人事都在迅速改观。包括意识与观念。张干劲无言以对。翟燕是哲学系的教师，她在观念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她认为他落伍，他自感也好像是被时代列车抛弃。他对此有些惘然。

翟燕说：“我等你。你快告诉学生自学吧……”她像是下了最后的命令。

“能不能等下了课再……”张干劲将头抬起，他的头显得十分沉重。沉重得像雨后的花朵和花岗石。

“下课？难道别人会等你下课再那个吗？嘿……”翟燕换了换脚下的重心，由冷笑转为讥笑了。如果不是事属有关，也是她的家丑，张干劲猜想她是会笑出声来的。幸好她心里的伤口遏制着她。她的脸显得似乎有些贫血。

“万一上边来查课怎么办呢？”张干劲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推拒和搪塞的有力的理由。

“张干劲，”翟燕像点名那样点着他，仿佛是给出他最后的通牒。她说：“你说一句好了，去不去？我并不是要强迫你，我告诉过你，你可以不去。我可以找到陪同，可以找到证人……”

张干劲觉得冬的寒意又攻上来，他的防线在崩溃，像战败国那样崩溃。他没有再多说话，他只道：“好吧。我去……”然后他返身走上讲台。像毅然跨上审判席。

他的样子像刚得到什么噩耗要宣布给大家似的。他感到翟燕像冷水一样浇湿了他的周身。他是一个落汤鸡。

他在讲台前站定，伏首收拾了好一会儿讲义，好像那都是些重要文件，是战场上英雄的遗骨。他要利用这个宝贵时间来思考怎样向学生作出解释。

教室奇特地安静下来，安静得像等待宣判前的法庭。目光汇成一片时是幽蓝色的。

张干劲感到头脑嗡嗡地响，双耳又有些重听，可能是营养欠缺，或睡眠不够。他偷瞥台下，他看到学生们都仰望着他，像仰望着电影，同时也像要目睹他走上绞刑架去似的，一片片定睛的看着，差不多在口角边上都绽开着快乐的恶之花。每一只脖子都差不多伸得直直，似乎要分享他那被绞索套上脖子的滋味。

他不禁笑了一笑，自己都觉得笑得怪怪的。像个古代宫里的老太监。他向学生宣布，他把音调处理得尽量苏缓，像平常事。好像这样就可以延缓他内心的重压，同时降低学生的期望值和燃点似的。他说：“是这样的，各位同学，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学校有一点事情，不大不小的，急需我去处理。所以么……这两节课……请大家自……”

他的话还没有完，潮水般地欢呼 and 鼓掌跺足以及敲击桌凳的声音已出来淹没了他。他看见有的学生索性举起双臂或做出相互拥抱的姿势，像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迎接胜利那样。

他本来还想告诉学生如何自习，复习哪些章节，但这时似乎都失去了意义。连他自己都有些受到感染并激动起来了。他傻笑了一笑。显得很弱智。他就提起讲义包下台。走的过程中他看见翟燕也适好晒然一笑。这一笑似乎使她恢复了女性的柔媚气息，以至使张干劲都恍然觉得是去赴她的约会而不是去做其它了。

但是一张破地板跳起来打破了他的幻觉。

他走到讲台边沿时，踩跷了一块地板，可能是他刚才就踩跷了缝的，现在总爆发，弹起来，使他身体平衡立即被破坏，他像中弹一样向后歪了歪，然后在空中失重地扑下讲台去。伴随着口中不由自主的“哇呀”一声。

这一下居然将翟燕吓得退后了一大截。可见她并不是那么坚强。

笑声、掌声再次响起来，但没有上次嘹亮，也不如上次的数量。可能是学生们也有些于心不忍，他们的欢乐也是费厄泼赖式的，理智现在告诉他们，毕竟那是他们的老师呀。

所以有一半的人没有怎么参与喧笑。而是关注地看着他。

这使张干劲更感难堪，好像得到别人廉价的同情与怜悯。他差不多是在心中有些恼羞成怒了。

是谁导演的这一切？

2

他每天大清早都要起来倒痰盂。

痰盂是沿袭往古生活的代名词，对于普通人家来说，痰盂实际上就是尿罐。说“痰盂”，只是知识分子精神上对风雅生活的一种纪念与追怀。就像留存在口头语中的许多文言一样。

张干劲开始并不认识翟燕女士，更说不上有什么纠葛。纠葛似乎是因为倒痰盂惹出来的。

居住教工七宿舍的年轻教职工多，流动性大，换进换出的，使四十年代建筑并保留下来的这座仿哥特式建筑宿舍楼像一头蹲伏着的老狮子，它吐故纳新，竭力维持，消化着漫长的岁月。仿佛世纪的证人。张干劲居住在七宿舍的南头，出入于南侧门。因为公厕在宿舍外林荫道对面，倒痰盂必须横穿林荫道，这就不免要撞见那些时或路过的认识的学生，多话的不免要问，张老师，你哪儿去？张老师往往微笑无语地看着自己双手捧着的痰盂盖，好像那里是一个易碎品或者幽灵，不便去惊动它似的。多话的学生做恍然大悟状，即将

视线投向孟盖说，哦，老师，您倒痰盂啊？其实这还用说吗？但说一说才有礼貌。遇到女学生，张干劲无可退避时，他就加速赶在她们前面跨过马路，像战士携雷跨过战壕。女学生懂事不笑，但张干劲仍觉得她们心里在笑。因为讲台上的张老师不是这个样子。他甚至像不食人间烟火。这使他的诗化变得庸俗化。

他有些尴尬。像裤带暴露出来给人瞧见似的尴尬。他不应该这样太过于真实，真实得琐碎。他应该与学生保持应有的距离。所以他就改变策略，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早起，早到校广播站开工之前，夜色残留天未放亮之际。

这样他就与翟燕不期而遇。他知道这个宿舍中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近同梦游的女人。

女人的神色明显对他早起不满，仿佛这个时间段是她买断了似的。张干劲侵犯了她的专利。她的肢体语言无不发出强烈的抗议。

她一手拎着清洗干净了的金红色的塑料小痰盂，一手拎着一只绿色的小毛刷，站在路边，怜悯而憎恶地看着张干劲过路。那神色使张干劲感到自己好像是病菌与污秽的散布者并发源地。他又像是窥视他人隐私的小人。

但他别无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使一位女邻居尴尬总要比使许多学生尴尬好受些。

他只好以惭愧抱歉的神情对待年轻的女邻居。他过去不注意邻居，目光总是投注地面，随时显得很冷的样子，蜷手缩脚的。但一遇再遇之下，加之又是这样的特殊时空，他不可能不认识这个同舍的女人了。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姓名和单位。他觉得那无关紧要。他友好而坦然待之。

南侧门的宽度只容一人有余，张干劲端着痰盂和翟燕同时进出，如果谦让一点的话，二人可以于门口侧身相过。但张干劲手中端着痰盂，翟燕就不惜退让到门外边，退让到邻居老严种植的菜地边上，盖暗沟的石板上边，让他先出。她仿佛是在执行轻车让重车的交通规则。但她显然是被迫的，是带有不情愿的消极色彩的。

他明白。所以他每回过身必说声谢谢。有时候他让在巷道边上，希望她大驾先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甚至还有些别扭地将痰盂藏到腰际一畔，唯恐有碍对方观瞻似的。姿态像女旗人行礼。但他这样做很快感到了来自对方那种有些生气的执拗和不合作的态度。他略感诧异，他就抬起眼睛看女人。

不高的身体，好年华，丰满，甚至是结实，涣散着的穿着和浪艳的披发，表明她势必还将回房去再续旧梦。皮肤白得像玉器，头发则像黑夜。张干劲可以肯定她尚没有戴上胸罩，睡衣（或单衣）里，鼓鼓的乳房轻轻抖着。那肯定是一对性感的活物，谁的大手掌一覆盖，这女人的胸脯和下腹肯定都会立即开始起伏的，他脑海里甚至闪现出她回到房中脱得跟胎儿一样跳上床去重新睡觉的样子。不知是哪一双坚强有力的男性的手臂从被窝里伸出来迎接她。再把她青春鲜活的肉体弹拨得艳曲连台……张干劲颜面上不禁为自己富于文学的想像而浮现得意之色。

这肯定被她看出来。所以她更生气。本来这段时空是她的，她去前年就在这时候起床了，那时候除了路灯谁的眼睛都还闭着。甚至连启明星也还没有睁开眼。她甚至可以穿得随随便便大而滑之，像走过自家的庭院那样走过巷口，但

现在她不得不稍作遮蔽和修饰，好像她有义务为眼前这个迂酸的背有些微驼的男人修饰似的。她当然生气。她拒绝他的礼让。好像拒绝跟不喜欢的人握手打招呼一样。

张干劲当然就感觉到了来自对方的那种敌意，他无奈地笑一笑，他以一种抱憾的神情道一声谢谢，然后他通过她的身前，通过她的微颤的肉峰前。

这就更加激怒了她，她几乎是叫出来说：“喂，请你不要说谢谢好不好？”这是她第一次对他讲话。好像谢谢是一件不合体的滑稽的衣服给他强迫为她穿到身上似的。她感到屈辱，为此涨红了脸。

他意想不到，不免震惊，他愣一愣，没有做声。他心里笑了一笑，他不计较。他不再向她说谢谢就是。过就过去了。公家的路，又不是你的。他这样想。

这样就过了一年多。还算相安无事。

直到有一天他倒痰盂回转，发现她还站在菜地边上，像在等候什么人到来。她就等他。他心未免跳，他放慢脚步，好像她会向他发起攻击。他随时要给自己留下逃跑的余地。他观察着她的动态。

她叫他一声：“喂，”她说：“你是不是张老师？”

张干劲心里又格登一下，他吃不准她的态度，你是不是张老师，那么严肃，那么凛冽，在一种特殊的尊敬中涌动着某种冲动。以至她重心都不好把握。她脚下的石板发出踩踏不平的响声。她不像是在倒痰盂的日子里对他有了好感，而要和他叙一叙什么的。他手中的痰盂不禁砰地一下掉落地上。他几乎是给自己吓了一跳。他慌忙俯身拾起痰盂来，只差没有往上边拍上两拍。他面红耳赤、手足无措道：“我是

张干劲，有啥事么？”

她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外星人，以至张干劲回头看了看，看是不是后边还有什么别的动物。但她就是对着他来的。他就是她面前唯一的动物。背后只有虚无。她说：“张老师，对不起，有件事情一直想和你说一说。不得不说一下了。”她脸先涨红了，在路灯光下边有些微微发青。她眼睛不再正视他。好像他的目光会更加激怒她似的。

张干劲心里乱麻一团，他看着她，断定她不是因为对他有什么意思而心乱神迷，她的脸红和冲动大约都因愤怒和委屈，人愤怒和委屈时都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只是她更像一尊愤怒的女神。一尊拎着痰盂的站在黎明前的愤怒女神。

张干劲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两个问号。他没有说话，他说话无意义，他等待她开口述说她的愤怒。

翟燕看着南门巷口，看有不有人来，她面色沉重，像是在蕴酿一篇大文章的开头。

张干劲本能地想，肯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不会仅仅是为了争夺这段早起的时空。其实我也早起，对她说来还要安全些。谁敢肯定黎明前没有案犯，没有色狼？她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近来对我已没有那么敌视了。她的肢体语言要柔和一些了。甚至出入巷口还有些配合。像相处习惯了两种动物。但是现在……

他等她说话，往下说。

但她显得很难开口似的，欲言又止。于是她恨恨地笑了一下。像是嘲笑自己。她终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她说这话像是感冒了，鼻子气流不通，簇簇地两声。声音磁性十足。她目光凭眺远方。好像要从那儿获取力量。